

长篇军旅+军恋小说

如此这般的 绿色青春

汀之丁 著



致记忆中没人能取代的你
和那段青春岁月。

著名军文作家何楚舞、江清波
敬礼推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如此这般的
绿色青春

汀之丁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此这般的绿色青春 / 汀之丁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375-1

I. ①如… II. ①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2239 号

书 名 如此这般的绿色青春

著 者 汀之丁

责任编辑 孙建兵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5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375-1

定 价 3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 一 章 回首/1
- 第 二 章 懵懂抉择/2
- 第 三 章 天南海北/12
- 第 四 章 无形蜕变/20
- 第 五 章 天缘相识/29
- 第 六 章 崭新生活/38
- 第 七 章 幸福时分/47
- 第 八 章 意外酸楚/58
- 第 九 章 披荆斩棘/66
- 第 十 章 未卜前路/76
- 第十一章 藕脆之离/87
- 第十二章 陌生折点/96
- 第十三章 浴火再砺/105
- 第十四章 不测风云/119
- 第十五章 泪剪情丝/129

第十六章	浴血驰援/139
第十七章	福祸相倚/149
第十八章	心苦挣扎/160
第十九章	援鼓忘身/169
第二十章	随风哭笑/178
第二十一章	渐陷谋局/187
第二十二章	黯然婚姻/196
第二十三章	冷暖自知/206
第二十四章	忧洒沁心/215
第二十五章	悲喜交加/226
第二十六章	不解谜团/235
第二十七章	收因种果/245
第二十八章	挥喜离散/254
第二十九章	归真返璞/264
第三十章	翘首/272

第一章 回 首

抚书绢，望南山，雪霜忽焉在眼前，相恨少知寒；
撩心弦，画倏间，手握桃花下千言，可怜泪已干。

宋蓓写下这首《长相思》，已经是凌晨时分，窗外仍然肆意拍打着鹅毛般的雪花，通天的白雪将夜空映射的十分明亮。

每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都是她黯然心伤的时刻，宋蓓趴在书桌上，眼泪已经流淌过两回；她感到心里犹如翻腾着一根银针，仿佛在缝合着百孔的伤口，只是，越是缝合，越是阵痛，她每次都在想，或许熬过这几针，一切都会好起来，可，这针却在心中无休止地来回穿梭，抑或永远也停不下来。她坚忍着疼痛，又一次在脑海中让时光倒流。

故事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第二章 懵懂抉择

2003年的春夏之交,在“非典”笼罩下的人们,已经格外畏惧出行了,即使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满城的恐惧气氛依然如故,这年的初夏之季俨然较往年特殊了许多,窗外的空气凝结着,就如同车内的空气一般,夏天宇坐在再熟悉不过的九路公交车上,伫望着窗外。

车上只有零星几个人,所以,夏天宇特意挑选了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今天他按照惯例选择在午后出行而不选择下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因为下午即便被“非典”吓退了一些渴望出行的人们,学生返校的人群仍会比较集中,加之九路车途经四所高中、两所大学,比其他公交车要拥挤许多。

夏天宇将泛白的蓝色双肩背包倒挂在胸前,搁在双腿上支撑着,母亲在他包内装了两包板蓝根,这普通的防治感冒的中药冲剂,已经是需要抢购的了,夏天宇的母亲排了许久的队才获得了五包战利品。

车上加司机共有八人,大家均戴着口罩,夏天宇浅蓝色的“防护装备”在这时显得朴素了不少,大概只能胜过司机的那块白色泛黄的遮盖。因为,即使人少,车上口罩的花样却繁多,有心形的,有圆形的,有卡通漫画的,有艳色条纹的,夏天宇的方形医用口罩着实略显逊色,只能在与司机的比对中找到一丝慰藉。

没几天就要高考了,夏天宇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不是因为“非典”,也不是因为口罩,而是内心深处多了样沉甸甸的东西,这东西便是压力,父母有言的嘱托和无言的期望,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与茫然,自然不自然地使他的心里沉重了许多。

夏天宇观望着窗外奔驰的绿荫,深呼了一口气,他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一些。

到了学校之后,夏天宇直奔宿舍而去,他以为自己来的应该是最早的了,没想到,当他打开宿舍门时,张佳豪正半倚在下铺,手里捧着一本书,果然又是黄易的武侠小说。

张佳豪是夏天宇的室友,又是同桌,酷爱武侠,但凡有点空余时间,他都会手捧各类武侠小说,当然,这次也不例外。看到背着双肩包的夏天宇走进宿舍,张佳豪起身说:“你怎么也来这么早啊?”他一边发问,一边将手中的小说翻扣在紧挨着床头的书桌上,夏天宇微笑着简单应答了一句:“我怕赶不上车,你怎么也这么早?”“唉,我在家里待不住,爸妈让我早点回学校再复习复习功课,但是都现在这个时候了,我是一点都学不进去。”

张佳豪学不进去,夏天宇又何尝不是呢?这次高考前的三天假期,夏天宇带了不

少的学习笔记和模拟真题回家,结果他只是将学习资料摆在了里屋的书桌上,却压根看也没看一眼。

夏天宇熟练地将双肩包卸下,顺势甩到了位于上铺的床上,和张佳豪简单又聊了几句,便开始整理衣物了。

第二天,学校整个高三年级参加高考的一千多名学生,被按照所学专业分成四个考区,夏天宇被分到了C考区。

说到学习专业,夏天宇这一届学生是很有感触的,高一入学不久,由于顺应省里“三加大综合”高考改革,学校统一进行了分班,高二时,高考制度又改为“三加二”,学校又再次进行分班。对于分专业和分班,夏天宇是庆幸的,由于他对化学是与生俱来的抵触,几经努力,几番强攻,成绩却总也不尽如人意,高考改为“三加二”之后,他终于可以摒弃愈发厌恶的化学课程,改为主攻其他强项了。最终,夏天宇选择了物理与历史作为专业课,所以,被安排在了C考区。

C考区所在的甘棠中学,位于淮州市东郊,夏天宇与同班同学是在下午乘坐学校统一协调的公车大巴转场过去的,这次的公交之旅,他内心的感觉与之前大不相同,有一种奔赴战场的滋味,夏天宇依然坐在后排座位,窗外的景致越来越趋于陌生,他虽然一直生活在淮州,却是第一次光顾东郊这片土地。

车辆按时停在了甘棠中学的篮球场,下车后,带队班主任王慧将宿舍划分完之后,夏天宇便迅速找到住宿的位置,整理好床铺,同几个与他一样神速的同学参观起了这所陌生校园。

学校地方不算太大,崭新的植被镶嵌在路边的各个角落,半敞的教学楼隐约还能嗅到水泥的气息,但,很快,任何气息都会被阵阵酒糟气味掩盖。甘棠中学紧挨着一家酒厂,发酵培养窖泥和酿酒酒糟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在夏天宇的味觉感知中是个空白,但这种气味一旦填补了空白,就很难遗忘,乃至多年以后,他每每与人谈论喝酒话题时,脑海中都会闪现出这一感知。

接下来四天的高考,战线相对往年拉得比较长,在利用前三天就完成了语数外以及物理、历史课目考试后,夏天宇也百无聊赖了一番,他心里清楚,考得不怎么好,或许还会比较差,但他却努力让自己泰然,倒是左手小拇指上簇拥的肿胞,让他宁静不下来。由于晚上睡觉时小拇指紧挨着蚊帐,硬生生被酒糟培育下的蚊子叮咬了一串红细胞,细细数来,竟然有十三个之多,这里蚊子的战斗力竟有如此之强,令夏天宇咋舌不已,他也只能走出校门去寻找药店了。与他一起走出校门的,还有同桌张佳豪,他一出校门,就径直钻进租书屋了。

二十余天之后,考试结果公布,对于夏天宇来说,高考宣告失败,谁知大家都同样失败了,在惆怅低分的同时,哪知会有更低的一本分数线出炉,就这样,夏天宇又重新找回了些许自信。超过一本线的分数,总算对得起自己这几年的付出,高中三年,虽然没有悬梁刺股的艰辛,但也有近乎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的执着。

夏天宇静静地坐在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教室里,面前安然摆放着一份报考志

愿书。今天一大早，夏天宇就乘车赶到了学校，说实话，他对于填报什么学校还没有一点思绪，父母也没有干涉过他的任何选择，带着一脸茫然，他始终没敢下笔，不知不觉，便心猿意马起来。

班主任王慧看出了他的内心踌躇，在夏天宇刚入学时，王慧就是他的班主任，中间虽然调整了几次班级，但三年中大多数时间，她仍然是班主任。王慧近乎轻盈地走到夏天宇旁边，半俯上身看了看他手中的志愿书，低声说道：“夏天宇，你可以考虑一下报考军校，你的成绩考得还不错，而且军校是提前招生，不影响其他地方高校的录取。”夏天宇微微点头示意，并没有应声。但，此时，在他心中却有无数言语在激烈地碰撞。

说实话，夏天宇早已清楚，假如考上军校，就不用负担学费、生活费等等开支，这将会节省很大一笔钱。自己家庭条件一般，父母用拮据的生活努力支撑着兄弟两人的学业，现在弟弟才上初中，以后同样面临着读高中和大学，开支肯定不少。夏天宇不忍心让父母每日操劳，不忍直视父母的汗水与艰辛。

班主任的话语，扶正了他左右摇摆的心，好，就尝试报考军校吧。

但，另一个问题又摆在了夏天宇面前，对于军校，他头脑中的概念是模糊的，或者根本就是一张白纸，顶多只是对军人有一点点了解，可那也是高一时给自己军训的几个战士勾勒出的形象，其他一无所知。

茫然之后尽茫然，夏天宇无从下笔，只能决定先暂缓一下。他想着，或者可以去找表舅帮忙，夏天宇的表舅比他母亲要大十岁，父辈们经常走动，其实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听说表舅替人报考志愿已经有十几个年头，对于各类学校各类专业研究得比较透彻，经他手填报的高考志愿，录取成功率相当高，母亲在前几天也给夏天宇讲过，表舅也非常愿意帮他提出一些参考。只是现在怎么去找表舅呢？夏天宇首先想到的是去学校对面公共电话亭给父母打电话，让父母想办法联系，但由于自己家中没有安装电话，每次这种高科技的联系方式，都显得既麻烦又歉意，麻烦和歉意，是因为打通邻居家的电话后，不一定有人接，即使接通了，还要辛苦别人到处去找父母，一番下来，有时近半个钟头都过去了。

夏天宇没有选择给父母打电话，而是拿着志愿书和报考资料来到了小姨的餐馆。餐馆位于江海师范大学门口，与夏天宇所在的中学距离不到两公里，他在上学期间，隔三差五都要到餐馆来，也算是改善一下伙食。

这次，他和往常一样选择了步行，却又有一些不同，这次的脚步明显急促了许多。在夏天宇出发之前，班里有好多同学已经填好志愿，班主任也专门跟他交代，尽量在下午六点前将志愿书送到学校，实在是送不过来的话，明天上午八点务必亲自送到教育局，班主任会在那里等他。

夏天宇虽然将脚步加快了不少，但还是感觉路途较之前要漫长，他一边加快速度，一边在心里设计着，到餐馆后，赶紧让小姨跟表舅联系。

下午五点钟，表舅骑自行车从五公里外的家里赶到餐馆，他停稳车子，顾不上喝

水，急匆匆地把斜挎在左肩上写满岁月痕迹的公文包卸下来，放在桌子上，又连贯地将一摞资料从包中取出，这才顺势坐在板凳上。在询问完夏天宇的分数、基本意愿之后，从包中翻出同样写满岁月痕迹的眼镜盒，取出褐色老花镜，戴上后，便开始聚精会神翻阅资料了。

夏天宇坐在一旁，心里踏实了许多，他注视着表舅满头鹤发，心里又多了一股酸楚的味道。表舅一直翻阅着、研究着，直到晚上七点多，区分提前录取、正常录取，详细罗列出多所学校和专业，夏天宇在这些学校中选择了西北军事大学，因为这所军校位于秦州，在他的脑海中，秦州这座城市应该不错，至于地方高校，他选择了保守，填报的是位于省会的江南大学。

第二天一大早，夏天宇便将志愿书送到了教育局。

在填报志愿后没几天，夏天宇就与其他三个同样报考军校的校友，去建州参加体检了。体检结束后，他每天都待在家里，帮父母干一些锄地、浇水、做饭等力所能及的事，也利用难得的大把空闲时间看了几本书，当然，他也依然眷恋着电视荧屏中连播的武侠剧，他喜欢拿电视中的情节与小说对比。在学校时，夏天宇在同桌张佳豪的熏陶下，情不自禁翻阅过金庸的好多部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虽不尽看完，也算略知一二。夏天宇在沉迷于武侠世界的同时，也偶尔沉没在了田野里。

田里的野草像发了疯一样猛长，刚除过没多久，现在又开展奋力追赶半人高的玉米秸了，趁着傍晚时分，夏天宇跟着父亲夏庆明顶着烈日加紧除草，他把除掉的野草隔几步收集成一堆，方便一会儿抱到地头，他来时专门推了一辆木质的平板车，以便把野草拉回家喂羊。

“庆明，庆明。”夏庆明离得老远就能听见妻子秦月慧的喊声，他应了一声：“哎，干啥。”秦月慧站在地头，挥了挥手，继续大声喊道：“你出来一下。”夏庆明扔下手中有两人长的锄头，摘下草帽，边走边扇着风，来到妻子跟前。秦月慧递给他一块湿毛巾，说：“我听说，东庄有一个人，姓崔，按辈分咱得叫他三哥，他有一个二舅以前也是部队的，在北京当过什么司令员，现在已经退下来了，不过，人还在北京，要不你去找那个三哥一下，让他给北京那边说说话，看能不能对夏天宇考军校起到帮助。”夏庆明抿了抿嘴，说：“行，我现在就去。”秦月慧一把拉住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沓百元钞票递给他，说：“你别急，这是我从咱小叔家借的两千块钱，你回家先找张纸，包起来再去。”秦月慧见他表情中充满迟疑，接着说道：“这钱，该花，要是夏天宇考上军校，省下来的钱可比这要多。”夏庆明接过钞票，赶紧装进口袋，回家骑上自行车朝东边去了。

东边的村子叫崔屯，与夏庆明所在的夏屯紧挨着，相传都是朱棣起兵时所设的，几百年来夏、崔都是一家，所以，夏庆明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三哥家。说实话，夏庆明与这个三哥不是很熟，见了面虽然偶尔也打声招呼，但这次直接到家里，确实有些唐突。夏庆明把他那辆古董般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停在院墙边，轻轻地敲了敲崭新的朱红铁门，喊道：“三哥在家吗？”“在，谁呀？”听见里面有人答应，夏庆明便推门进去了。“是

嫂子吧，我是西庄的庆明，想找一下三哥。”“哦，快，赶紧到屋里来。”半脸褶皱的妇女，连忙把夏庆明往屋里引，“他爸，有人找你。”刚一踏进堂屋，夏庆明看到三哥从藤椅上起了身，并笑脸相迎：“是庆明弟呀，快坐下吧。”说完，三哥跟一旁的嫂子交代说，“你去倒茶。”夏庆明连忙推辞道：“三哥，不用这么客气，我不渴。”

坐下之后，三哥问：“怎么样，最近在忙啥呢？”“也没忙啥，趁现在工地上没啥活干，在家里收拾收拾那几亩地。”夏庆明短暂停顿了一下，赶紧接上前句，说：“孩子今年刚高考完，也在家帮着干点活。”三哥问道：“孩子考得咋样啊？去年我们屯里考上了一个，今年估计够呛有人能考上。”“他考得还行，超过一本线，也填报好了志愿，报了军校。”夏庆明看到三哥的眼神突然明亮了许多，他接着说道，“我这次来找三哥，就是为了孩子考军校的事，看能不能麻烦三哥跟北京那边的亲戚打个招呼，适当的给照顾照顾。”三哥再次露出笑容，说：“没问题，这个忙我绝对帮，你把孩子的姓名、准考证、报考的学校给我写下来。”夏庆明一摸脑袋，说：“孩子的准考证我没带，我回头写好了再送过来。”他一边起身，一边从口袋中掏出一沓钞票，“三哥，这是一点心意，你收下。”一看这么多钱，三哥急忙起身推让：“庆明弟，这可不行，这我绝对不能要。”夏庆明直接把钱推搡到沙发上，便疾步走出门外。过了不一会儿工夫，他又把纸条送了过来，就急忙回去了。

时间过得飞快，夏天宇有时自己也在感慨，就如同他作文的经典开场白一样：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一天中午，夏天宇把堂屋的小方桌拉到中央位置，将母亲在锅屋做好的饭菜端到桌上，一家四口在吊扇的伺候下吃起了午餐。今年的夏季，骄阳依然似火，午时是万不可出门的，那会有种锅炉蒸烤的感觉，夏天宇一家必须选择在堂屋进餐，倘若是在东边锅屋吃饭的话，因为没有电扇等降暑设备，可能会有中暑的风险。当然，夏季最好的降暑水果——西瓜，理所当然也是夏天宇一家的优先选择。

吃完饭后，夏天宇将一只西瓜从凉水中捞出来，母亲秦月慧已经将桌面用抹布擦拭干净，她接过夏天宇手中湿淋淋的西瓜，用菜刀正正地切成两半。“家里有人吗？”从院子门口传来一个高亢而又微微沙哑的声音。“有，什么事？”夏庆明一边应着，一边推开纱窗门往外面走去，秦月慧将手中的菜刀递给夏天宇，示意让他继续将西瓜切完，也走出门外。夏天宇接过菜刀，将西瓜切好，并一瓣一瓣依次排列在方桌上，他递给坐在木质连椅上的弟弟夏云飞一块西瓜，便透过一层纱窗努力朝外瞧去，还没等瞳孔对准焦距，从外面传来母亲的呼唤声：“夏天宇，你出来一下。”夏天宇出去之后，看到一辆绿色摩托车停靠在院墙门旁，后座上挂着两个布袋，上面印着硕大四个字“中国邮政”，一个身穿深褐色短袖的中年邮递员正在同父母说些什么，母亲手中拿着一份快递信件。夏天宇走到跟前，与陌生的中年人微笑示意一下，接过母亲递过来的信件，没仔细看封面上的信息，就直接将信件撕开，里面是一张录取通知书，上面清楚地印着：夏天宇，你已经被我校作战指挥专业录取。并注明了报名时间和学校地址等信

息，落款是西北军事大学。夏天宇顿时惊讶了，怎么像做梦一样。他把通知书递给了父亲夏庆明，夏庆明将通知书上的主要内容叙述一遍，秦月慧脸上的笑容更显灿烂。他们再一次邀请邮递员进屋吃西瓜，邮递员却一直推辞，秦月慧赶紧让夏天宇去堂屋把西瓜端了出来，邮递员见到如此盛情，没有再拒绝，便站在门檐下的阴凉处吃了一块，正当邮递员要走的时候，秦月慧已经去了一趟里屋，手里揣着一张五十元钞票，硬是要塞给邮递员，几番推让之后，中年邮递员最终只好笑纳。

西北军事大学的校门外，宋蓓骑着一辆粉色学生款自行车，紧跟在母亲背后，母亲的自行车显得沧桑了些，却如同母亲的身体一般，仍然十分矫健。高考结束之后，宋蓓就像巢中雏鸟，每天都依偎在母亲身边，她也想着跟同学一起到外地好好地游玩一下，却又怕父母不放心，于是就放弃了这样的念头。还好，母亲看出了她的想法，便带着她到外地旅游了一番，北京，南京，苏州，杭州，上海，这些异常熟悉的名字，她都酣畅淋漓一一领略，长江与长城的壮美，故宫与园林的别致，北海与西湖的婀娜，中关村与上海滩的繁华，圆明园与明城墙的伤痕，南京大屠杀的凄惨幕幕，上海保卫战血雨腥风，课本上的种种记载，倏地在她内心激起了层层波澜。从外地回到家后，她简单整理了一下心情，第二天，就随母亲到菜市场买菜去了。

她的粉红色自行车，还是上高中那年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捷安特的牌子确实比较结实，现在骑起来还如同崭新的一样，她本可以骑快点超过母亲，但宋蓓更喜欢跟在母亲身后。

到家之后，宋蓓发现父亲在沙发上坐着，她父亲宋志辉是学校的副校长，虽然现在是在学生放假期间，但今天是星期三，父亲按惯例是要上班的，现在才上午十点多钟，父亲怎么会在家呢，在她的记忆里，这种情况是之前少有过的。

宋蓓带着疑问，跟随母亲一道，脱鞋、穿鞋、拎手提袋，一套连贯动作下来，就直奔厨房去了。还没等宋蓓走出几步，父亲开腔了：“宋蓓，你的成绩出来了，考得还不错，628分！”宋蓓没来得及答复父亲的问话，急忙抢先母亲一步，将手提袋搁在了厨房的灶台上，而后，如小鹿一般奔跳到客厅。“爸爸，成绩单在哪，快，我看看。”宋蓓一边发问，一边跳坐在沙发上。

宋志辉把手中捻着的一张便签递给了她，又顺手从茶几上的小托盘中抽出一根黑猫香烟，在托盘上倒磕了几下，递到了自己嘴里。

宋蓓拿着记录成绩的纸张，心中激动地砰砰直跳。其实，她在高考结束后已经估过自己的分数了，保守估计应该在600分以上，现在，628分的成绩，对她来说，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慰藉，高中几年的辛苦、父母孜孜不倦的培养总算没有让人失望，但兴奋之余，她却彻底地安静下来，因为此时，父亲问了她一个问题：“你准备报考什么学校？”

宋蓓整理了一下思绪，一时没敢回答父亲这个问题，她想过考北京的学校，也想过考上海的学校，现在看来，北大、清华是无望了，复旦、同济还可以尝试一把，她心里

也清楚，父亲一直很想让她考军校，走父亲这条路子，可她对军校太过熟悉，从小就在学校大院里长大，打心眼里很想到外面去见识一下未知的世界，但她又异常矛盾，她害怕离开父母身边，害怕一个人的漂泊。“嗯，我想考上海的学校。”宋蓓吞吞吐吐终于说出话来。

这时，宋志辉第一根香烟早已抽完，第二根也已点上。要是放在往日，宋蓓对父亲的抽烟行为是肯定要批评和制止的，但，这会儿，她没有做出什么反应。“我看，要不报考军校试一试。”果然不出宋蓓反料，父亲果断地说出了他的意愿。在宋蓓内心深处，有着一一种对军人的无比崇敬，就如同对父亲的崇敬一般，对于报考军校，她之前没有深入思考过，但现在问题已经摆在眼前，她沉默了，心中在激烈地斗争。过了好一会儿，心情渐渐趋于平静，或许上军校也不见得是错误的选择，而且，从小到大，她已经把父母对自己成长道路的设计当成了一种习惯。“嗯，要不，就试试吧。”宋蓓给了一个令父亲较为满意的答案。宋志辉起身将手头上即将熄灭的烟头稳稳地碾灭在烟灰缸里，说道：“那好吧。”而后，径直朝门外走出。宋蓓没有在客厅逗留太长时间，便到厨房里陪母亲去了。

第二天，宋志辉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按惯例，他一般会提前五到十分钟上班，但这次，他在家胡乱吃了些面条，就急忙赶了过来。他本想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但内心却有一股躁动促使他踱起步来。

女儿的高考成绩应该说还不错，但是想要上军校，还是有一定挑战的，就拿他自己所在的西北军事大学来说，录取女生的专业是相对较少的，只有外语和通信两类。宋志辉几天前就想把干部处长邹明叫到办公室，一是想进一步了解相关的政策和形势，二是想让干部处帮忙关照一下宋蓓。

这一预想的举动，从宋志辉内心深处来讲，多少显得有些纠结。从在学校当讲师，一直到当教授，后来转为行政职务当院长，院校整编时，组织上又把他提升为副校长，他始终自诩一心为公，但不曾想，在女儿的上学问题上，他内心深处却“私”了起来，而且无法争得过心中另一个“公”的自己。

宋志辉停止了来回折转的脚步，坐在办公桌前，拨通了干部处长的电话，不知是上班时间尚早，还是其他原因，电话并没有人接听，他静静地坐在了黑色皮革的办公椅上，点上一根烟。

十分钟之后，宋志辉听到“咚，咚”两下敲门声，他下意识地用浑厚如洪钟般的声音应道：“请进。”“是。”只见干部处长邹明轻轻推开半扇门，而后站立在门内，行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说：“首长好。”在做完了个连贯的敬礼、礼毕动作后，邹明小心翼翼转身将门掩上。

“首长好，刚才看到首长的电话，所以我赶紧过来了，请问首长您有什么指示？”邹明站在了距离办公桌两米多的位置，这时，宋志辉已经起身走到办公桌对面的沙发前，面带微笑，邀请邹明到沙发就座。

沙发同样是黑色皮革的，坐上去要比宋志辉家中的沙发舒服很多。他家中的沙

发还是在十年前木质沙发流行时特意定做的，沙发整个木头框架无比结实，只是上面的坐垫和靠垫已经换了好几回。

邹明在皮革沙发上正襟危坐，他心里明白，副校长这次专门找自己，绝对有事要交代，他也清楚，今年副校长的女儿宋蓓面临上大学，他心中嘀咕着，应该就是关于此事，特别是到办公室之后，副校长礼贤下士般的举止，更加坚定了他的判断。

宋志辉伸长胳膊递给邹明一根香烟，邹明平时不抽烟，所以婉言拒绝了。

“邹处长，我找你也沒有別的事，就是想了解一下現在招生的相關政策。”邹明在進來之前已經做足了功課，這也是他能夠當上處長的关键所在，他翻開手中的筆記本，娓娓道來，而且，專門就招收女學員的情況特別進行了說明。宋志輝一邊咬着口中的香煙，一邊連連點頭示意，聽完之後，宋志輝將燃盡的煙頭捻滅在茶几上的煙灰缸中，說：“邹處長，你也知道，我女兒今年參加高考，結果剛剛公布，成績在一本線以上五十分左右，以她的這個成績，想考軍校的話希望大不大，而且我不想讓她去太遠的地方。”

邹明沉靜了片刻，他心里清楚，如果身體體檢沒有問題的話，以宋蓓的成績，考上軍校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他又在思考宋志輝言語中的深層含意，是讓他設法留點后門嗎？邹明選擇了聰明的糊塗，只是更加全面細致講述了一遍形勢政策。

話說回來，秦州這座城市的軍校還真不少，除了西北軍事大學，還有軍事醫學院、軍事政治學院、軍事通信學院三所。邹明把去年錄取情況與今年的招生情況一一進行了比對，推薦了本學校的外語專業和其他三所學校的相應專業，并特意強調，填報志願時最好選擇可調劑專業，这样的话，錄取几率會非常大。宋志輝也知道這種情況，假如選擇不可調劑專業，錄取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萬一那個專業極其火爆，縱使高分也不見得能夠錄取，若是選擇可調劑就不一样了，至少可以保證先進入軍校大門，要是感覺專業不好，等兩年基礎課程學完之後，可以再選擇調整專業，那還是有機會的。

宋志輝對這次會話還算滿意，等邹明離開辦公室之後，他用桌上的座機給家里打了一個電話，雖然並沒有說些什麼，他却感到心中落下了一塊石頭。

盛夏的骄阳是绝不会轻易羞涩的，江海师范大学的篮球场，只有在太阳偶尔被白云遮羞时，才会看到一群群篮球爱好者的身影，夏天宇沿着学校图书馆外侧的林荫小道，来到篮球场旁边，靠近一栋教学楼的半个球场，是大片的阴凉处，有八九个人在上面玩耍着，篮筐架后面的石板上搁着各类饮料瓶，石板上还坐着两个女生，他在高中时也爱好打篮球，所以驻足观看了一会儿。穿过林荫小道，是一条坡路，虽不十分陡峭，也有十几个角度的弧度，两旁有多种样式的楼房，对于功能他不得而知，夏天宇不算吃力地爬到路顶头，顶头处有几栋正在施工的高楼，现在已经有十几层，不知道它的目标是多高，此时脚下已算高处，他朝北面望去，有大片绿色拦网围起来的场地，他在电视上见过，应该是网球场。他接着又沿着收窄的鹅卵石小道一路下坡，没走多远，是大片的六层宿舍楼，每栋楼房窗外都晾晒些衣物，从远处望去，五彩缤纷。走出

宿舍区，便是江海师范大学的南门，夏天宇出门之后，沿着人行道朝东返回了餐馆。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田间也没有多少农活了，夏天宇便在父母的安排下，到小姨家的餐馆帮忙，一是利用假期体验一下生活，二是小姨这几年帮了他不少忙，也该好好回报一下，哪怕干不了什么，搭个下手也是可以的。来到餐馆几天后，小姨担心夏天宇无聊，趁午饭时间过后，让他到对面的大学校园去转转，也算提前体验一下大学生活。

夏天宇围着校园绕行一大圈回到餐馆门前，已是下午五点多，在餐馆北侧不远处是一条步行街，入口正对着的是江海师范大学的大门，他看到前面的人群依然熙熙攘攘。在上高中时，他经常会光顾那里，说得更确切一些应该是“只观光、不照顾”，步行街入口处，米线、馄饨、炒粉、煎饼、烙馍、红薯、卤鸡腿、蛋挞、烤羊肉串、炸爆米花、煮玉蜀黍，各类小吃、各类水果，琳琅满目，朝东再往里面走一些，各色服装店铺整齐排列，中间偶尔夹杂着几间理发店和几处书店。夏天宇没有再往前走，直接折回餐馆，田园风格装饰的餐馆，在这个夏季会让人凉爽几分，走进之后，是一段隔间，右手边立着一台饮水机，靠近墙角摆放着一个长方形鱼缸，左手边是一排的盆景，有文竹、芦荟，有水仙、吊兰，有羞天隔河的滴水观音，有朱红青翠的火焰凤梨，当然，占据统治地位的，要算攀缘数米的绿萝，走过隔间，是两间六十多平方米的大厅，这也是餐馆的中心，里面整齐地布置了十几张四人位的餐桌，大厅里侧是厨房，夏天宇进到餐馆之后，小姨正在给客人点菜，姨父已经在厨房内掌起了炒锅，还有一名勤工俭学的女学生正在给客人倒水，虽然还没到晚饭时间，现在已经有三桌客人了。夏天宇到厨房洗完手后，赶紧接过小姨的菜单，面前这桌是一对小情侣，显然是江海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点了两份菜，一盘脆皮豆腐，一盘鱼香肉丝，另要了一碗紫菜蛋花汤，夏天宇撕下写好的菜单，递给了厨房里满头大汗的姨父，炒锅下的燃火显得异常有力，在如此炎热的夏季，即使空调开足了马力，厨房内的温度也是绝对低不了的，姨父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不时擦拭着汗水。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总算送走了最后一位食客，姨父将做好的红烧鲫鱼、酸辣土豆丝分别端到靠近隔间的餐桌上，夏天宇盛了四碗米饭，他们终于可以进食晚餐了。

上高中时，夏天宇就特别喜欢姨父做的饭菜，铁板牛肉、脆皮豆腐是招牌菜，其他菜品也堪称一绝，所以经常有人专门开车穿城来这里吃饭，这也使得餐馆的生意比附近的要好许多。吃完饭后，小姨赶乘晚间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了，女大学生也骑自行车回学校去了。夏天宇将一角的桌子搬开，用八把椅子对拼在一起，将电视柜内的被褥铺在椅子上，晚上的栖息之处跃然眼帘，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另设了一张床铺。

开学的日期日益临近，夏天宇从小姨的餐馆回家后，父亲已经找人给家里安装了固定电话，夏天宇先是到镇上办了张邮政储蓄卡，而后通过邮政系统花了两个多小时买了两张前往秦州的无座火车票。第二天，他陪母亲到市中心买了一台21吋的彩电，又挑选了一个稍大的行李箱，顺便拐到火车站对面的邮政大厅取回了火车票。回到家后，等送货上门的师傅将彩电调试好，夏天宇便开始根据录取通知书的要求收拾行李了。这一天，弟弟夏云飞一直没有离开电视机前。

三哥最终还是把两千块钱送了回来，他对夏庆明说：“你孩子考得很好，体检都合格，直接被学校录取了，我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你们家里过得也不好，把钱拿回去吧。”秦月慧接过钱之后，差点哭了出来，她第二天特意让夏庆明给三哥送了一袋自家的大米，这回，三哥收下了。

处暑之后，天气渐渐凉爽起来，特别是晚上时分，昼夜温差已经非常明显。吃完晚饭后，宋蓓陪母亲到附近的公园散步，微微清风吹在人身上，有种令人精神抖擞的感觉，宋蓓一路基本没有说话，她还在思考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自从确定被西北军事大学录取之后，她感觉到每天的心情都像是被一只笼子禁锢着，不是不高兴，是一种连她自己也无法描述的状态，特别是今天高中同学聚会之后，她的这种感觉更加明显。聚会的形式虽然只是到学校碰头闲逛了一下午，但宋蓓收获的信息量还是蛮大的，她了解到全班六十多名同学，有一半都考上大学，包含北大、复旦、南大、交大等众多地方的高校，而军校，她是全班唯一的一个。

聚会即将结束，同学们准备各自回家时，同班同学张恺递给了她一个信封，一旁的闺蜜黄蓉见状后，调皮地开始起哄，轻轻推攘着宋蓓的胳膊往张恺身上靠，宋蓓稚嫩的脸庞顿时红润了起来，张恺只是说了一句：“宋蓓，你拆开看看。”便转身朝校门口走去。宋蓓望着张恺的背影愣在了那里，一旁的黄蓉轻轻用手指推了推她，宋蓓这才清醒过来，将信封装进书包里，与黄蓉一起也走出了校门。黄蓉好奇心膨胀，三番五次要求她拆开信封看看，宋蓓实在招架不住，于是，两人来到路边一棵梧桐树下，宋蓓小心翼翼地将信封打开，里面的内容却让她十分伤心：请允许我喊你一声亲爱的蓓，我要去美国留学了，自此将天各一方……

自从上高二时，张恺就和她一个班级了，平时打扫卫生张恺抢着替她干，有隔壁班的男生给她写情书，他总是冲上前去警告他们，宋蓓心里清楚，张恺一直在保护着她，她心中对他也很有好感，她敢确定这可能就是爱情，但父母是绝不允许早恋的，所以她一直刻意与他保持一定距离，没想到如今爱情的花蕾还没盛开，却要凋谢了。宋蓓心中有股奇妙的伤感，于是她紧紧挽住了母亲的手臂，努力不再去思考这些，在她心中，母亲的臂膀是她化解一切问题的依靠。

张恺本想在国内读大学，但父母执意让他出国留学，在父母的带领下，他参加了托福考试，后来又整理了个人简历，找几位老师分别撰写了推荐信，直到在父母的安排下，被美国休斯顿大学录取，他才最终接受了出国留学的现实。张恺很少使用选择的权力，只有在选择具体大学时，是他自己的决定，因为去年姚明到 NBA 火箭队打球，就是在休斯顿这座城市，他酷爱篮球，所以他选择了这里。张恺爱恋着一个女孩，却在此时将天各一方，父母是很难清楚他内心的伤痛的，当把那封牵魂断肠的信件送到女孩手里后，他躲到自己的房间痛哭起来。

第三章 天南海北

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宋志辉在营房处长的陪同下，到各个学院检查了一下营房设施，其中基础学院才组建设几年，营房设施还很不完善，听取了王院长的学院营房建设规划后，他步行到正在施工的教职员工宿舍楼，紧跟他身后的还有一群陪同人员，工地不是很大，只是两栋六层楼，工地西面是大片的荒地，里面杂草丛生，现在基础学院的营房建设还属于起步阶段，学院的北面和西面还没有开发，目前建好的营区占地只有三成，刚刚可以满足教学和生活需求。他乘坐考斯特围绕校区转了一圈，叮嘱王院长一定要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便返回了。

宋志辉嘱咐妻子陈园，不要陪女儿去学校报到，对于学校的地理位置，宋蓓本来就轻车熟路，也该让她学会独立了，况且作为学校领导的家属，很多人都认识陈园，假如带着宋蓓去报到，让学校干部、让学员队干部如何看待，又如何对待。对于宋志辉的言语，陈园向来都当作是一种权威，这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她为宋蓓准备了一些生活必需品，放到宋蓓卧室之后，便到厨房去准备饭菜了。

自从拆看过信件之后，宋蓓的心中每天都有数只小鹿在蹦跳，她不愿意一个人在家待着，于是，接连几天，约她最要好的同学黄蓉出去转悠，两人从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后来，上初中时分开了三年，谁料上高中时又聚在一起。黄蓉考上了位于本市的三秦大学，录取分数也在一本线以上，只是所学专业有点冷门——哲学，这类专业一般高中生是断不敢随便报考的，因为毕业找工作是一个难题。她们逛完商场逛公园、逛完公园逛书店，宋蓓跟黄蓉在一起，总能感觉很快快乐，她们也聊理想、话追求，当然，也讨论了关于爱情的话题，黄蓉说：“我要找的男朋友，必须高大、勇敢、帅气，不过我现在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嘻嘻。”宋蓓一时没有接上话，黄蓉又接连打开话匣子，说：“他还必须有思想，和我兴趣爱好相同，关键还要能宠着我。”黄蓉看宋蓓坐在一旁发呆，问道：“哎，怎么不说话，在想什么呢？”宋蓓这才反应过来，“没事。”黄蓉看出了她的心事，“张恺已经出国走了，你现在考上军校，听你说，不是很多年都要在部队吗，他这一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以后留在美国了呢。宋蓓，我劝你，不要再想着张恺的事了。”宋蓓仍然沉默。黄蓉见状，赶紧拉起她，一路小跑去看喷泉了。

因为明天是入学报到的最后一天，宋蓓不得不准备准备了，她把母亲为她精心准备的生活用品简单装进行李箱，便又坐在电脑前上网了。前些日子，父亲以前教过的几个学生，得知宋蓓考上大学后，专程登门祝贺，当然，他们是绝不会空手的，台式电脑和蓝屏手机就是其中的两样礼物。对于电脑，她是欣喜若狂的，以至于买电脑桌、